联合国 S/PV.8919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九一九次会议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 | |
|---|---|---|
| 主席: | 阿巴里先生 | (尼日尔) |
| | 中国 | 张军先生 |
| | 爱沙尼亚 | 于尔根松先生 |
| | 法国 | 德里维埃先生 |
| | 印度 | 蒂鲁穆尔蒂先生 |
| | 爱尔兰 | 伯恩・内森女士 |
| | 肯尼亚 | 基马尼先生 |
| | 墨西哥 |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
| | 挪威 | 休特菲尔德女士 |
| | 俄罗斯联邦 | 库兹明先生 |
|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金女士 |
| | 突尼斯 | 拉德卜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卡里乌基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
| | 越南 | 范先生 |

## 议程项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情况



21-37558 (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情况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格兰迪先生发言。

**格兰迪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的邀请。我非常荣幸能够在尼日尔担任主席期间有这个机会。我很抱歉不能亲自到会向安全理事会发言。

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凸显尼日尔在过去几年中发挥的作用的机会。在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方面，这一作用堪称典范。尼日尔作为一个身处非常动荡的地区的资源有限的国家，始终本着良好的团结精神，作好准备接纳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我指的是来自邻国的人和从利比亚撤离的人。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就在上个月，又有11000多名难民从尼日利亚北部抵达尼日尔，使尼日尔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总数达到60万。

像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想提醒大家，全世界84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中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尼日尔人民面临着一场完美风暴，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后果交织在一起，常常造成被迫流离失所的局面，这本身就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例如，在萨赫勒地区，最明显的是气候紧急情况、争夺稀缺资源的冲突与被迫流离失所之间的直接关联。这有助于强调把气候紧急情况置于安理会议程前列和中心位置的重要性——我知道安理会已多次讨论过这一点。

面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当然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多边体系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然而，可悲的是，众所周知，国际体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遭受失败。国际体系的失败有很多方面。它包括不稳定和不安全，这是安理会每天都在处理的问题，但也包括饥荒、灾难和国家崩溃，这也是安理会经常听到的。

但这也包括被迫流离失所，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谈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继续引起关注，尽管可能有些时断时续，特别是——如果我可以说——当它影响到全球北方的国家时。就是当这个问题登上头条并吸引注意力的时候，尽管它总是所有其他失败的结果。被迫流离失所还继续受到政治操纵，并多次引起过度反应。最近，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一些欧洲联盟国家之间边界上的危机中，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

失败和不作为还造成其他后果。例如，它们迫使我们人道主义人员在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工作，使我们面临非常困难的困境。国际失败迫使我们与各种对话方接触，包括一些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对话方。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与许多国家的“事实”当局打交道——当然，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作为人道主义人员，我们需要与控制我们必须开展行动的领域的任何人交谈。

但是，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环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限制。由于政治困难、制裁的存在以及对必要对话和接触的其他限制，这种情况往往变得更加复杂。这阻碍了找到解决办法，往往加剧人道主义需求，使它们更加旷日持久。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使得人道主义人员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只能独自工作，同时，人们期望人道主义人员能够“解决”的事情越来越多，而在现实中，“救人性命”变得更加困难——这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想想缅甸的情况。想想也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想想苏丹和其他地方——我们最近在这些地方看到过这种情况，但希望我们会从中走出来。最明显的是，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谨回顾，安理会可能已经知道，阿富汗有3900万人，其中23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但他们也面临着其他人道主义挑战，如缺乏住房、健康状况不佳和缺乏清洁水，以及一系列保护挑战。当然，被迫流离失所也仍然是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估计有350万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仅最近几个月就有70万人流离失所，尤其是在8月15日之前。我9月份访问阿富汗时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我还看到人道主义机构加紧努力。为了让大家稍有了解，仅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所在的组织即难民署每周就为6万名流离失所者提供具体援助。其它人道主义机构也是如此。

如安理会成员所知，我们为8月份做出的留下来完成任务的选择感到骄傲，因为这也使我们能够同塔利班就非常重要的权利问题——妇女和女孩的权利以及少数群体的权利——进行接触，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有限。但是，我想，我们必须继续注意到这种进展，并以此为基础再接再厉，努力进一步推动这些议程。

我有一句告诫的话，安理会成员以前就听过。人道主义机构所做的工作和正在做的工作无法复制国家的作用。我们无法拯救经济。我们无法使社会充分运作起来。我们不是真正协作和政治解决的替代。我完全理解局势的复杂性。我赞赏在许多以此与会国家的合作下正在开展工作，以努力找到前进的方式，确保服务、现金流以及社会经济的运作。

但是，我想与那些已经多次告诫安理会的同事一道表示，此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进展缓慢非常危险。从我的角度即难民组织的角度来说，我不得不报告：我们已经看到最近数周试图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逐步增多的初步迹象，虽然这种迹象并不显著，也尚未成为重要征兆或造成重大后果。我们坚信，而且我已经多次这样说过，国家和经济的更深层和日益广泛的崩溃将几乎无法避免地引发严重得多的阿富汗人外流，进入邻国乃至更远的地区。

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再次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将继续利用该国现在相对较为安全的环境——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安全。仅举一例，我们估计，继8月15日当局变更后，约15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实际上已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将继续满足紧迫需求，为过冬作准备，并且努力防止大规模外流。我们将继续需要人道主义资源。我谨向安全理事会发出非常具体的吁请：我们需要制裁制度给予尽可能广泛的人道主义例外，以便我们能够妥善运作。

关于阿富汗的最后一点是，我请安理会不要忘记：继续对阿富汗邻国表示支持，并加大对它们的支持力度非常重要。伊朗和巴基斯坦接纳阿富汗难民已有数代人之久。它们仍接纳了数百万难民，在此困难时刻，在不确信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外流的情况下，增加援助和重新安置的场所是适宜的。

我今天想提请安理会注意我视之为国际失败的另一个后果，即：人道主义工作、特别是难民工作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化。我并不天真幼稚。我从多年来从事该问题的工作中学到，作为人道主义和难民工作者，我们必须能够处理微妙的政治问题。我更加担心、或者更具体的是，彼此冲突的政治议程干涉人道主义行动，导致它陷入瘫痪。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使我们无法像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那样，尽可能帮助民众。

叙利亚局势就呈现出一些此类特点。我10月份曾访问该国，该国的人道主义局势正在因为冲突、缺乏资源、制裁的影响以及邻国黎巴嫩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恶化。我看到的是叙利亚长久以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比如为了买面包和燃料而排长队，还有服务和谋生手段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大马士革城外。我再说一遍，我明白围绕该局势的政治因素非常复杂，但是我也担心政治解决的进展缓慢——我想我们无法用其它方式来形容——正在日益迫使千百万人生活困苦不堪。

是的，我明白，全面的重建必须等待达成政治协议，但是重要的是，本着在第2585 （2021）号决议中承认的精神，我们界定的“人道主义”必须包括至少是基本需求。重要的是，这适用于所有叙利亚人，无论控制其居住地区的是谁，包括那些选择返回的人，无论他们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做出返回家园的选择——还是返回的难民。当然，已返回家园的难民远少于境内流离失所者，但是确实选择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些人选择这样做——必须得到帮助。

我知道，这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我想重申我的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扫除那些使民众无法返回或者不鼓励民众返回的障碍，但是正如我在大马士革和许多其它国家的首都讨论过的那样，扫除这些障碍将需要国际合作—当然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叙利亚的合作，以扫除可能阻止民众返回的安全、法律以及人权障碍，但是还有捐助方的合作，以确保为那些返回自己社区的人至少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支助。当然，我们必须铭记，在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继续为邻近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尤其是黎巴嫩仍接纳了近600万叙利亚难民。

最后，我谨提出我已多次提出的一点意见，但是如果今天不在此重复将是我的失职。这一点与安全理事会的核心工作甚至更加直接相关，那就是：国际社会无法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情况显然正在增多，这迫使我们这些人道主义和难民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冲突和危机四起的情况下工作，同时对于我们在这些实际上越来越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什么任务的期望却越来越高。

也门、利比亚和其它地方就是例证。今天说明这种情况的最重要的例子也许是安理会成员非常了解的埃塞俄比亚。我们勉力为处境危险的民众提供援助，同时冲突双方却一心想取得军事成果，但迄今未能成功，也不听从安理会政治谈判的呼吁，由此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安理会成员了解统计数据。估计约2 000万民众——多达这个幅员广大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需要帮助。提格雷的情况当然是如此，但是在其它地区如阿法尔、阿姆哈拉以及更远地区也日益变成这样。这些民众中至少有400万人——五分之一的需要帮助者——在境内流离失所。援助的准入一直反复无常、不充分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在此背景下，人道主义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我本人领导的组织以及我本人——一直受到各方不公正的指责，指责我们选边站队。

在这13个月中有几个阶段，我们得以加快行动。有点情况供安理会成员参考，正如大家很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难民署一直特别关注埃塞俄比亚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处境，为他们提供保护，发放援助物资，并寻求解决办法，例如把民众转移到更安全的地区。但是，我必须报告，在10月份攻势这最新一轮战斗以及现在还有我们过去几天看到的反攻开始之后，我们在准入和提供保健方面取得的有限进展实际上正在非常迅速地倒退。

我有许多同事来到安全理事会，介绍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我愿加入他们的行动，强调几点非常重要的意见。

首先，必须让各方明白，它们必须尊重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在人道主义领域运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中立性，并确保其安全，包括所有族裔的本国工作人员的安全。如安理会成员所知，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一直是个问题。重要的是，不仅应给予准入——在这方面已经说了很多，费了很多口舌——而且还应允许协助人道主义行动，例如使用现金和供应燃料。否则，仅有准入是不够的。

当然，从我的视角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吁是不要忽视难民问题。几十年来，埃塞俄比亚接纳了来自多数邻国的大量难民——约80万人。众所周知，目前面临最大风险的是厄立特里亚人，他们在提格雷和全国各地城市中心都受到冲突的严重影响。我特别呼吁继续保护这些群体，当然不要忘记——这可能预示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苏丹已经

有约6万名埃塞俄比亚难民，最近几天有更多难民抵达。我们希望这将是不必要的，但只是让安理会成员知道一下，我们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不仅防备埃塞俄比亚境内有更多人流离失所，而且还防备埃塞俄比亚邻国有更多难民涌入。众所周知，这些国家有的正在经历自己的危机。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出两点一般性意见。从我所说的例子——我还可以提供许多其他例子——来看，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现象继续由冲突和价格驱动——当然，如我所言，与许多其他因素混合驱动。我刚结束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10天访问归来。我得以看到这些复杂因素如何相互交叉，造成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口流动现象。正如我今天已经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难民署非常清楚地了解政治解决办法的复杂性。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在这些政治解决办法上下功夫。

我们往往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不遗余力地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作出反应已变得代价极高。安全理事会知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最近发出了一项全球呼吁，要求为将近20万亟需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提供410亿美元。今天上午，在日内瓦这里，我呼吁难民署捐助者在2022年为世界各地8400万难民或流离失所者提供90亿美元。

我可以向安理会成员保证，在我们的反应中，我们继续尽可能做到富有创意。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随后在难民问题全球论坛上作出的认捐极为宝贵。我们正在扩大反应和支助渠道。我们继续与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行为体建立新的创新伙伴关系。这项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真正变革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尽管缺乏政治解决办法，但生活仍在继续。人们继续需要帮助。他们不能等待。拯救生命不能等待政治解决办法出现后才进行。但是，若无这些解决办法，若不制止和扭转冲突和暴力，若不建立这些至关重要的和平基础，我们人道主义工作者所作的努力就仍然非常脆弱，千百万人将继续面临严重的不安全、不确定性和恐惧。我担心，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人口流动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更难管控。在安理会许多理事国中，这一挑战显而易见。

我的最后请求是思考我所说的话。一年一次。我有幸向这个非常重要的机关通报情况。这是一个机会，来促请安理会成员思考这一切，此时它们正在应对非常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并在此过程中努力做到团结一致——我也希望它们这样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格兰迪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挪威外交大臣发言。

**胡伊特菲尔特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高级专员今天向我们作了非常重要的通报。可悲的是，他强调的数字之大和局势之严重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但这并没有使情况变得不那么严重。

我注意到他的一些论述，例如，他强调世界上大量难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在抛下一切逃离冲突和自然灾害后，往往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者在邻国寻求庇护，给本已脆弱的社区增添压力，许多人在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管理的难民营中找到栖身处。另一些人最终陷入任由无情的贩运者摆布的危险境地，或者成为国际强权政治博弈中身不由己的棋子。此外，疫情使最弱势者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让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都必须提供帮助。我认为，我们应首先帮助最弱势者。对挪威来说，这是指生活在难民营和安置点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然而，我们知道，提供帮助和满足人道主义需求本身并不能消除流离失所现象的根源。我们需要政治意愿。境内流离失所问题高级别小组营造了一个新的势头。让我们利用这个势头，加强努力，争取找到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做好三件事情，才能解决流离失所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注重预防。我们往往行动得太迟，给人们和社区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必须努力防止出现迫使人们逃离的局势。这意味着重点关注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和贫困。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人道主义、发展、建设和平和人权工作之间的联系。对我们来说，这反映在挪威坚定致力于这一关联的各项原则。这种做法目前正在阿富汗经受考验。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体需要密切合作，以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如果我们失败了，20年的发展成果将面临风险。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脆弱性和流离失所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我们需要关于气候和安全风险的更完善、更可靠的信息和数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萨赫勒的工作是关于如何处理这些联系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实例。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对平民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武装冲突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时，风险尤其高。冲突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它们必须确保保护平民。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将减少被迫流离失所现象，我敦促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两者间的联系。

挪威坚决支持难民署及其为我们当中最弱势群体所做的大量工作。它可以依靠我们继续支持其工作，以改善那些被迫逃离者的境况，并支持收容社区。挑战十分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改善合作，开展预防、保护和支持工作。

**蒂鲁穆尔蒂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作通报。我还要欢迎挪威外交大臣阁下出席会议。

印度对难民问题，尤其是对那些面临迫害的难民的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一直由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理念所驱动。纵观历史，印度一直是那些在外国遭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当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在千百年前面对迫害时，在印度找到了归宿。若不是印度，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或已不复存在。现在，这两者都是印度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和遗产的一部分。对于印度的许多难民群体来说，如果没有印度的保护和养育，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遗产、文化甚至语言。

在当代历史上，印度对邻国难民群体的款待和援助被广泛记录，并大受赞赏。无论是对西藏人，还是对我们来自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和缅甸的兄弟姐妹，印度总是以同情和谅解相对。当西巴基斯坦对东巴基斯坦发起灭绝种族行动，印度收容了数百万难民，使他们免遭屠杀。印度对孟加拉国难民问题采取的人道主义应对办法是当代历史上最为讲究、最富同情心的办法之一。这很可能是联合国保护责任概念的最早实例之一。如果按照当今的人权和国际人道法标准来评判，犯罪者本应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当前，印度收容了大量难民，我们援助他们的方案完全通过我们自己的资源来管理。印度始终清楚表明了在保护难民时对国际法原则的坚定承诺。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此深表赞赏，他现在是秘书长。我希望现任高级专员也有同样的想法。印度还致力于促进难民有尊严、安全和可持续地返回家园。

另一方面，印度还援助了其他地方的难民，特别是通过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缔结长期伙伴关系。印度继续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人类发展和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方面的作用。我们近年来进一步增加了捐赠。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参加了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近东救济工程处部长级会议，并重申印度承诺在2022年也会继续向工程处捐款500万美元。

高级专员在稍早的通报中向安理会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难民危机以及处理这些危机的相关挑战的最新情况。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认定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激增，已达9100多万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实在令人担忧。印度赞扬难民署努力在各国帮助难民。在这方面，我要发表以下意见。

第一，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善治来预防武装冲突、打击恐怖主义、建设和保持和平，将能防止人们被迫离开家园。我们不容许各国一边奉行加剧冲突的政策，一边又拒绝解决难民涌入的问题。

第二，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首要义务和责任由当事国承担。国际行动应保持在主权概念的范围内，不应以任何方式削弱主权。因此，只有在当事国提出请求时，才可采取这种行动。

第三，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我们必须继续培养全球视角，根据相关国际法，促进所有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和参与。印度支持联合国在处理难民问题方面的核心作用。在建立全球共识和鼓励联合行动方面，多边平台总是比小团体更高效。

第四，我们坚信，在处理难民问题时，必须坚持人道、公正和中立原则。这对维护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信誉至关重要。会员国和难民署必须继续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避免人道主义工作政治化。

第五，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剧了现有的人道主义挑战，难民极易受到这场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会员国应向难民提供非歧视性和公平的医疗服务，并在国家疫情应对战略中予以考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同理心。

最后，印度仍然致力于对难民的人道主义保护。我们还认为，这一人道主义努力必须符合福利目标和国家安全。我们坚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的行动、团结和多边主义来处理难民问题。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先生的全面通报和坚定努力。我们仍然在政治上和资金上坚定支持他的工作和任务。自2001年以来，我们一直通过行动赠款和直接捐款支持该机构，帮助缓解世界各地的具体人道主义危机。

尽管秘书长呼吁实行全球停火，但今年世界上爆发了新的冲突和危机，一些旧的冲突和危机加深并升级，包括在埃塞俄比亚、缅甸、阿富汗和加沙及其周边地区。世界各地数量空前的民众被迫离开家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们对阿富汗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深感关切。年初，阿富汗局势已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局势之一。现在甚至可以称之为灾难性。220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作为紧急呼吁的一部分，爱沙尼亚同其他欧洲联盟成员一道，认捐了近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阿富汗加强应急措施，特别是在严冬来临之际，以便在冬季向6万多名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必要援助。

同样令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据报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普遍存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和虐待，并且也门和马里存在招募和使用儿童的现象。我们必须优先应对这些具体挑战，包括加紧努力预防、减轻和应对针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支持他们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

在流动人口中，妇女和女童往往最容易受到伤害。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下，她们也面临着特殊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措施，减轻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影响，并促进公平、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运送和分发COVID-19疫苗，这在缅甸、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尤为紧迫。

气候变化是流离失所的一个强大驱动因素，因为它影响到人们的生计，使高危地区丧失宜居性。世界银行9月份发布的最新《风潮》报告发现，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会迫使世界六大地区的2.16

亿人在本国内部流动。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更多具体行动，才能兑现对保护世界各地弱势群体至关重要的承诺，包括保护生活在从索马里到中美洲的气候危机前沿地区的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我们必须确保那些没有居留权的人有效回返，并加紧努力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企图利用民众的脆弱性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们谴责一切出于政治动机通过策划移民和难民的跨境流动来利用他们的企图。

被迫流离失所人数上升的趋势今年仍在继续，随着更多人逃离世界各地的多重激烈冲突，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现已超过8400万。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持续了7年，这场侵略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1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在乌克兰，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处境岌岌可危。可以在20公里长的接触线沿线提供救生援助，例如临时住所或最起码的资金援助，但很不幸，这些援助只能在政府控制地区提供。

我们需要数字解决方案来提高国际社会集体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两年前，在首届难民问题全球论坛期间，爱沙尼亚承诺在数字身份识别方面与难民署开展合作。自那以来，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落实这一承诺。我们相信，将于一周后举行的高级别官员会议将有助于找出机会并确定今后的优先事项。

最后，在今年纪念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70周年之际，我谨强调，在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得到国际人权法、人道法和难民法的充分保护方面，难民署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格兰迪高级专员的全面通报，并感谢他在世界各地的团队兢兢业业开展工作。

联合王国致力于用长期、全面的办法来援助和保护难民，恢复尊严并为难民提供一个有望生存的未来。为此，联合王国在过去五年里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重要工作捐助了5.7亿多美元。

我也要感谢收容国慷慨相助，向被迫逃离者开放边境和家园。联合王国的资助在帮助社区加强抵御能力和自力更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联合王国自2011年以来为支持黎巴嫩难民提供了9.7亿美元，自2017年以来为支持孟加拉国应对罗兴亚难民的措施提供了4.24亿美元，并在六年间向乌干达的各项方案提供了2.78亿美元。

高级专员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些重要主题。我想谈三个问题：冲突、气候变化和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第一，关于冲突，安全理事会支持政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显然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地行为体也有责任，包括遵守国际人道法，以及确保任何难民的回返都是自愿、安全和有尊严的。只有通过表现出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人道主义行为体才能建立必要的信任，与有需要的流离失所民众取得并保持接触。

在这方面，我想谈一些区域问题。

在缅甸，联合王国将2300多万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以支持自2月份军事政变以来流离失所的民众，同时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联合国和区域伙伴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

在埃塞俄比亚，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冲突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我们继续支持非洲联盟特使奥巴桑乔努力寻找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政治途径。

在叙利亚，虽然我们希望难民最终能够返回家园，但我们同意本组织的观点，即目前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坚信，第2254（2015）号决议提供了一条摆脱冲突的明确道路，这条道路保护所有叙利亚人的权利，民间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

现在谈谈冲突和气候变化，正如高级专员所说，这些因素的毁灭性结合日复一日对那些被迫逃离的人造成影响。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团结一心，提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路线图，旨在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范围内，并在此过程中减轻对包括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影响。但是，主席先生，正如我们在访问贵国尼日尔时看到的那样，气候造成的安全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关于新冠疫情，联合王国已鼓励安全理事会对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保持警觉，并考虑疫情如何为加剧冲突、动荡及后续流离失所问题创造社会经济条件。执行第2565（2021）号和第2532（2020）号两项决议有助于实现在冲突和人道主义环境中公平获取疫苗，包括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疫苗。作为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主要捐助方，联合王国欢迎本月有消息称，新冠疫苗正通过最后的人道主义缓冲机制运送给阿富汗难民。我们希望看到，明年有更多难民社区得到该机制的帮助，并期待下周在安理会继续进行讨论。

**范先生**（越南）（*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全面的通报，并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及其工作人员援助和保护全世界难民的工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英语发言*）

全球有82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记录。这当中3500万难民是儿童，其中100万儿童出生时便是难民。难民过着不知何时甚至不知今生能否回归家园的生活。他们当中一些人可能终生都是难民。由于疫情，他们每天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困难。

因此，我们高度赞赏收容国慷慨解囊，还想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为防止大规模难民流动，有关国家政府应当承担确保和平与安全以及全面和包容地解决冲突根源的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它们应满足本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并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国际社会应视需求协助这些努力。

第二，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资产。为了每一名难民的利益，我们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优先拯救生命，使人不至于在跨越边境或渡海时丧生。有关各方的建设性参与和对话是难民安全回返和重返社会的最有效方式。

第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和国际合作与援助必须以人为本、非政治化并符合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于庇护面临的新挑战，我们要进一步强调，在给予寻求庇护者难民地位时必须确保透明度。与此同时，在决策和政策制定中，必须区分难民与出于经济目的移徙的非正常移民，特别是在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背景下。

越南一向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以及维护国际法，包括履行条约义务。我们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积极而负责任地应对这一全球关切。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见解深刻的通报，也感谢他和他的团队每天为数百万人所做的工作。正如他今天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难民的前景既复杂又敏感。我们只需看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叙利亚的活动（仅举几例）。

国际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流离失所，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武装冲突和广泛的暴力局势仍然是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例如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其他因素对人员流动影响也日益增大。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以突发极端天气事件还是以逐渐演变的现象为形式，都给人们带来了更大压力。此外，冠状病

毒病大流行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加剧这一问题的因素。

显然，包括贫困在内的这些不同因素的组合需要综合应对方法。当然，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例如，我提到缅甸，我们再次呼吁在那里加倍努力，为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特别是罗兴亚人自愿返回原籍地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已经听到在其他背景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叙利亚难民或阿富汗的情况。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确实已经向安全理事会指出，需要确保所有希望离开本国的阿富汗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离开。

在利比亚，我们最近听说在地中海发生了致命事件，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寻求国际保护的人的生命和人权。简而言之，正如我们在其他领域可以看到的那样，在谈论难民问题时，还应该强调需要更多的预防性外交。

正如高级专员最近访问墨西哥和中美洲时发现的那样，在我们区域，我们对这一现象并不陌生。2021年前6个月，墨西哥是全世界收到庇护请求数量第三多的国家。截至11月底，我国已收到超过123000份难民身份申请，与往年相比呈指数式增长。墨西哥对难民身份的承认率超过70%。在这一方面，墨西哥依赖难民署的宝贵合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并重申继续共同努力的承诺。

我们强调，对墨西哥来说，团结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是回应寻求庇护者的方式。按照我国传统，墨西哥将继续以负责任和开放的态度保护和关爱难民。

最后，我将言简意赅地谈谈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这是可供我们使用的国际文书之一。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应对寻求国际保护者涌入的原则、机制和行动纲领。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契约》这一能让我们切实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的行动框架。鉴于我们听到的高级专员通报中所描述的情况和今天迄今所表达的意见，显然，面对这一问题，团结互助并非可选项，而是不可逃避的义务。

**张军先生**（中国）：我感谢格兰蒂先生的通报。联合国难民署在高专先生领导下，克服武装冲突、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重重挑战，为缓解难民困境、维护难民尊严做了大量工作，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根据难民署的统计，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人数仍在上升，已经达到8200多万。刚才高专先生所分享的一些情况也值得我们深思。国际社会要继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开展合作，努力筹集资源，根据国际法向难民提供必要保护。

解决难民问题，应考虑历史经纬和各国实际，各方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发展中国家接收了全球86％的难民，那些有能力、有责任的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压力，减轻负担。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国要将难民纳入国家疫情应对计划，提供应有的保护。

处理难民问题应避免双重标准和政治化，国际难民保护机制不能被恐怖和犯罪分子滥用。

武装冲突是产生难民的重要原因。安理会要聚焦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难民重返家园创造有利条件。要推动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保障人道准入，严格遵守联合国人道救援指导原则，避免对难民问题进行政治利用。

要积极推动合作，解除单边制裁，切实为当事国解决难民问题提供帮助，而不是制造更多麻烦和障碍。

巴勒斯坦问题延宕70余年，500多万难民颠沛流离，几代人建国梦想落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结束巴勒斯坦难民苦难的最终出路。

10年前，所谓“阿拉伯之春”导致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饱受战火，催生了庞大的难民群体，至今仍有660万叙利亚难民滞留境外。这是外部军事干

预和强加民主改造的苦果，其始作俑者应承担主要责任，支持当事国重建，为难民返乡创造条件。同时，安理会应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防止发生类似悲剧。

非洲是难民局势最集中的大陆。中方高度赞赏非洲难民接收国长期以来展现的团结和韧性，呼吁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将非洲作为优先重点，继续为非洲国家筹集资源、提供帮助。

阿富汗战争导致千万人流离失所，目前亟需加快重建，预防更大规模难民潮。现金流动性对阿经济重建至关重要。我们呼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早恢复阿政府账户正常使用，实施对阿资金拨付及经济援助，缓解人民疾苦。

对于从缅甸若开邦进入孟加拉国避乱的民众，我们支持难民署和其他国际救援机构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赞赏孟加拉国政府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所做不懈努力。希望孟加拉国和缅甸两国在建设性的政治气氛中开展双边协商，为逐步遣返罗兴亚人创造条件。

欧洲东部有关国家边界的难民问题，要通过对话合作寻求妥善解决方案。无论如何，这些难民的权利和尊严应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报道，立陶宛边境警察涉嫌蓄意谋杀和暴力对待难民，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立陶宛当局应立即对此开展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我们一如既往地赞赏高级专员团队和其他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我还欢迎挪威外长今天在这里参加我们的会议。

最近，我在上个月的约旦之行中亲眼看到了难民署团队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我访问了该国的扎塔里难民营，那里住着将近8万名叙利亚难民。我的所见所闻是今天8400万难民处境的缩影。约旦等国怀着同情心敞开国门，使人们免遭阿萨德政权的疯狂暴行。约旦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慷慨相助，热情接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多的难民人口，我们对此感到鼓舞，并表示感谢。

难民署和其他机构将最新技术融入难民营令人印象深刻。在扎塔里，我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经营的一家超市使用现金贷，这确保了购物的尊严；看到太阳能电网，这将确保孩子们有电学习；还看到儿基会运营中央供水系统，为家家户户提供洁净的水和清洁的生活条件。这些方案与我上世纪90年代在达达布难民营看到的情况相比，进展巨大。肯尼亚已在那个难民营慷慨收容难民20多年。我希望，我在扎塔里看到的标准不会成为一个特例，而是会成为难民署今后的惯例。

在扎塔里，我被邀请到纳迪娅的家，她因叙利亚战争而成了寡妇。纳迪娅是一个激励人心、有11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讲述了自己逃离冲突的悲惨经历，以及她这些年来艰难地在难民营重建生活的情况。我们支持的营地生计方案使她有能力建立起成功的裁缝生意。今天我戴着的是她送给我的围巾，她在上面绣了我的名字。这条围巾让我想起我们对纳迪娅的集体责任，尤其是对她孩子的责任。纳迪娅告诉我，她每天都努力让她的孩子感到骄傲。她应该为她让我们所有人感到骄傲而骄傲。扎塔里的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除了10年的战争和流离失所，什么都不知道，但我遇到的孩子仍然有梦想，他们仍然有希望。国际社会必须制定支持他们融入收容国的方案，以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没人觉得返回叙利亚是安全的。他们担心如果被迫返回会发生什么。我承诺，我将利用我在纽约的平台发声告诉全世界，我们将继续保护他们，并且我们将保持警惕，确保任何返回都是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

在我们共同努力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在委内瑞拉、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等局

势上团结起来。我们继续支持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伙伴帮助需要援助的委内瑞拉人，我们正在与难民署合作，促进人道的移民政策，以解决非正常移民的驱动因素。美国和我们的伙伴疏散了成千上万担心生命安全的阿富汗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空运之一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我们必须继续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阿富汗难民。

关于埃塞俄比亚，人道主义局势继续令我们担忧。我们赞赏高级专员关于获得保护援助和需要政治解决的观点。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仍然对各地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构成严重威胁，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收容国在提供疫苗和支持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就我们而言，美国与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合作，承诺到2022年向世界捐赠12亿剂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2021年，我们向难民署提供了近2.15亿美元用于抗击COVID-19。我们将继续共享疫苗，扩大生产规模，并在国外投资于疫苗。我们感谢其他会员国的承诺，并敦促每个人进一步加紧努力，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战胜这场疫情。

美国是自由的灯塔，也是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避难所。我们安置的难民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今年10月，拜登总统将我们每年接收难民的上限提高到12.5万人。我们将始终支持被迫流离失所的群体，并且继续致力于难民署及其伙伴支持这些群体的重要工作。

**金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赞扬尼日尔共和国召开本次讨论，我们感谢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发人深省的通报。我还欢迎挪威外交部长今天早些时候加入我们。

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时刻，所有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全球性但不均衡的影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工作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希望和鼓励。努力收容和保护最弱势群体——特别是无国籍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武装冲突引发的社会经济混乱，因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加剧，并因气候危机而进一步放大，要求采取紧急、重点突出和协调良好的国际行动。高级专员响亮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但它值得重申。来自海地、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中部非洲区域、非洲之角、也门、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的弱势群体需要新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首先要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重要的救生支助；第二，要巩固主权，恢复社会契约；第三，要全面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源，无论它们持续存在于何处。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和广泛的多边参与，以协助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培育和平进程，加强法治，重建公众信任，加强机构能力，并推进社区内和国家一级的和解进程。在这方面，高级专员强调，难民署无法取代国际社会必要的政治意愿。此外，所有国际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加快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根据有关国家的需求、优先事项和愿望，迅速完成这项工作。

今天的挑战对最弱势群体影响尤其严重，这并不是巧合。事实上，遭受冲突最严重影响的国家也经历了惊人程度的严重饥饿、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经常性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以及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和经济混乱。随着严重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和广泛的环境退化给那些本已复杂且往往不可克服的局势增加进一步的压力，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务实、以人为本和对气候敏感的方式解决我们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挑战。

所有发展计划、政策和方案都必须围绕包容和平等的基本原则。弱势的个人、群体和国家必须成为国际发展努力的关键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充分考虑无国籍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利益及其受到的影响。土著社会、族裔和宗

教少数群体、妇女和女童以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权利和观点也应得到广泛研究和保障。

在处理任何危机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国家主权权力，应该指导我们的应对工作。人道主义行动必须遵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规则。流离失所者的返回和重返社会应始终以安全、自愿、有尊严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最后，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必须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的首要法令。只有通过全面和协同的方法，才能实现我们都应得的持久和平与安全。我们同高级专员一道呼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扭转国际社会内部相互冲突的政治目标所造成的国际社会败局和瘫痪状况。

诚然，我们的全球斗争在范围和规模上都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怀着真诚的政治承诺和坚定的决心共同努力，就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召唤着所有国家和人民，特别是那些最容易遭受当代危险的国家和人民。

**库兹明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非常感谢菲利波·格兰迪先生颇为翔实的通报。

俄罗斯联邦正在为加强国际难民保护制度和解决移民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我们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展大规模人道主义活动，并努力防止和消除危机。我们非常重视加强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合作，该署是解决被迫移民问题的主要国际机构。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今年6月访问莫斯科的成果。交换看法证实，俄罗斯和难民署都有意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

我们认为，解决大规模移民危机需要利用多边合作机制，由联合国发挥主要协调作用。我们赞扬难民署发挥作用，改善对难民及其负责的其他群体的国际保护。我们注意到该署努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病的传播。我国支持、包括在资金上支持难民署在这方面的活动。

解决被迫移民题的最有效方式是解决迫使民众离开家园的根源。成功解决该问题在于移民原籍国拿出政治解决办法，协助这些人发展社会经济、建设国家和打击恐怖主义。必须避免外来势力干涉他国内政。我们认为，积极参与这种干涉的国家应该对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阿富汗的局势尤其令人感到关切。据难民署称，在该国，由于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极其有限，被迫移民的可能性急剧增大。显著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民众大量迁离该国的风险。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过去20年来一直驻留阿富汗并对那里的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传统西方捐助方，应该积极协助阿富汗人民重建国家，防止被迫移民。

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方面，优先事项是确保难民自愿回返。在这方面，我们再次着重强调俄罗斯遣返叙利亚难民举措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创造有利条件使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其永久居住地是绝对优先事项，也是推动实现叙利亚长期稳定的重要一步。叙利亚回返者在邻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日益艰难，我们深信，他们的回返将大大推动其国家的重建。我们呼吁难民署加紧努力，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协助遣返叙利亚公民。

我们致力于加强难民署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邻近地区方面的工作，这是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领导人2020年11月9日关于冲突区停火和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声明所做的规定。我们认为，难民署可提供全面、不带政治色彩的援助，重点提供纯人道援助。我们敦促难民署继续与埃里温和巴库进行对话，以便获取对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菲利波·格兰迪先生的全面通报。

肯尼亚注意到，由于旷日持久的冲突、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难民人数不断增多。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样，值得指出的是，全球绝大多

数难民——即86%——是由发展中国家收容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庇护占全球总数的27%。

我们确认迫使民众逃离家园的推动因素，同时也意识到难民问题给收容国带来的挑战，特别是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资源争夺，导致对收容社区的生计造成压力、严重的环境退化以及经济和安全挑战。

众所周知，恐怖团体和军事团体利用难民营的便利来进行洗脑和招募，从而得以实施袭击。难民营也被霸占，或被用来推进为好战分子和恐怖组织所利用的犯罪经济。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和所有负责照管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机构都应竭尽全力，确保难民营不发生此类犯罪行为。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肯尼亚多年来不断收容来自邻国的难民。我们继续致力于执行国际、区域和国内政策文件，以此来维护国际难民保护原则。今年11月，乌胡鲁·肯雅塔总统颁布《2021年难民法案》。该法整合了若干国际法律文书的条款，以加强对肯尼亚境内难民的管理。肯尼亚也致力于履行关于难民的全球契约，其四大目标是：减轻收容国的压力；增强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扩大获得第三国解决方案的机会；以及支持在原籍国创造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的条件。

尽管肯尼亚继续收容来自本地区邻国的难民，但我们呼吁一致努力，在国家法律范围内给予他们基本权利。为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可发挥关键作用，确保铲除其难民营的激进行为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此外，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以下原则：开设难民营并非长久之计，而是为恢复和平与正常后重新安置的适当条件做准备。

就国际社会而言，它需要履行自身义务，以支持难民、收容国、原籍国以及所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保护、援助、接纳和最终遣返难民，使其回到其祖国。正如收容国和难民署请求的那样，充足和持续的资助是我们各方都须履行的一项要务。撇开资助不谈，最富裕国家凭借其就业率高的经济，可承担更多的难民再安置工作。资助只是责任的一个支柱。收容是另一个支柱。目前提供资助的方式本身可能掩盖难民面临的更深层次挑战。

我想要说，处理难民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当然仍是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促进和平与安全，支持减贫努力，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并为原籍国和难民收容国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

如果我们有机会，我有兴趣从高级专员那里了解他是否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造成的难民激增。我们注意到他上个月在半岛电视台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在世界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之际，该文章倾向于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任何数字或数据作为依据。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很有趣。

我还想赞扬高级专员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发表的声明，指出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移民在前往地中海海岸的途中以及在试图渡海时遭受到极端的侵犯人权行为。7月，他呼吁在收容和重新安置方面采取更多行动，并与欧洲联盟委员会就基于权利的非洲和亚洲难民机制进行了接触。我想知道自7月以来是否有任何进展，他是否认为存在现实希望，欧洲对非洲移民和难民的难民政策将会改变。

最后，高级专员可能还没有看到，但11月28日在纽约这里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Ian Urbina的一篇题为“将移民拒之欧洲门外的秘密监狱”的长篇揭露文章。这项调查的主旨是，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以及与民兵有联系的海岸警卫队提供资金的一系列决定被用来阻止非洲移民进入欧洲。高级专员觉得这一丑闻是否会很快结束？

**伯恩·内森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很高兴听到挪威外交大臣早些时候的发言。我还要感谢高级专员的通报，特别是他今天上午发出的警告。格兰迪先生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坦诚相待。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到的，而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这并不奇怪。我认为，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每天

面临的挑战确实是巨大的，我要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所有工作人员及其执行伙伴在全球日益复杂而危险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做出大量工作。

我还要感谢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的慷慨之举。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那样，我们认识到这种局势给收容社区和难民本身带来的压力。我们非常尊重这些国家代表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代表我们在座的那些有能力作出我们并非总能作出的决定的人所表现出的团结精神。

自安全理事会上次听取高级专员的通报（S/2020/560，附件一）以来，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再次增加，达到创纪录的8 400万人。冲突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未能预防或解决冲突，这是我们集体失职。事实上，回顾我们过去一年的议程，坦率地说，增长没有更加显著，令人惊讶。在阿富汗，过去一年新增流离失所者近70万人——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加入近300万现有境内流离失所者和220万阿富汗难民的行列。这意味着现在大约有600万阿富汗人受到影响，比我的国家爱尔兰的总人口还要多。其规模，更不用说人类代价，确实令人震惊。

我们今天听到，这些人面临的人道主义需求令人震撼。我们采取应对行动的紧迫性必须与需求水平相匹配。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消除那些阻碍提供紧急、畅通无阻的救生和维持生命援助的各种障碍。我们知道，逃离阿富汗的许多人是妇女和女童。她们逃离，是要为自己或女儿寻求梦想，她们逃离的是一个将剥夺她们受教育机会的政权。今天是阿富汗女童不能上学的第81天。有些人，尤其是那些直言不讳的女性，实际上是在逃命。在我们决定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未来任务时，我们需要在安全理事会铭记的是这些妇女和女童——她们的权利、自由和政治声音。

叙利亚毁灭性冲突现在也已十年。几乎一半的人口仍然流离失所。在这个冬季，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脆弱性和所遭受的艰难困苦现在悲惨地加剧，我们看到严酷的冬季条件摧毁了帐篷和学校；当然，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丧失。这再次表明——似乎我们尚需提醒——这一局势的脆弱性和确保帮助能够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的必要性，而不管政治考虑如何。

在埃塞俄比亚，过去一年的暴力和不稳定也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因为生命和生计丧失，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被拒绝，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别无选择，只能逃离。虽然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受欢迎的、即使是有限的获得粮食援助的机会，但安全理事会必须团结一致，要求所有各方尊重国际人道法，并要求持续、安全、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

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责任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如果各方不采取一致行动，寻求一条得到区域和安全理事会支持的和平之路，强迫流离失所肯定会给邻国乃至整个非洲之角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灾难发生。

我们今天听到了解决流离失所根源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不安全导致全球性流离失所，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他相关因素，如饥饿和气候变化。安全理事会才刚刚开始充分了解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如何影响其任务和我们所服务的人民。

我们感谢难民署与由爱尔兰和尼日尔主持的气候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举行会议。上个月的那次会议让专家组成员了解到气候引发的流离失所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继续利用实地证据为其决策提供参考。

正如高级专员去年告诉安理会的那样，当领导失败时，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理论上所代表的多边主义日复一日地失败时，感受后果的是那些最脆弱、权力最小和实际上无处避难的人。

爱尔兰一如既往致力于一种有原则并强调难民权利的方法。其核心是需要保护公民、改善人道主

义状况和尊重国际人道法。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任何回返都必须是安全、自愿、有尊严的。流离失所者应保有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和控制权。

最后，我再次强调爱尔兰支持难民署的勤奋工作，这也反映在我们今天上午向难民署提供的2022年认捐，以推动在全世界保护难民。为了那些生活在过度拥挤的难民营中的难民，为了那些生活在面临压力的收容社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为了那些为逃离不安全局势而失去生命的人的家庭，我们需要加紧努力。

**拉德卜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的通报，并欢迎挪威外交大臣安妮肯·胡伊特菲尔特女士阁下参加今天的会议。

突尼斯对难民、庇护、移民和人道主义工作的看法基于其对崇高人道主义原则和价值观的坚持，基于其对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文书的承诺，以及基于其作为目的地国和过境国的经验以及我们的阿拉伯、非洲和地中海特征的具体结合。

非洲大陆、阿拉伯地区以及地中海是危机热点。此外，由于收容了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在这些危机中首当其冲。

在冲突、占领、过渡及脆弱性背景下，由于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跨界现象和威胁，当前的危机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全球化。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人员流动浪潮及其社会、人道主义和安全影响。由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这些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动员起来和加紧努力。

在这一方面，找到结束暴力和冲突、保护生命以及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保护和援助的解决办法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基于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密切联系以及基于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基于团结和国际合作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机制的全面一致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方面，我想分享以下优先事项：

首先，必须以一种追根溯源并找到积极和持久地消除根源的解决办法的方法来取代基于短期、有限的人道主义解决方案的对长期被迫流离失所危机持续管理的传统关注。这将要求安全理事会通过在其成员达成共识的支持下作出有效努力，更加注重结束冲突，将其作为一个关键优先事项。

在这一方面，突尼斯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平解决利比亚冲突和应对局势的影响。2011年，我国接收了大约100万离开利比亚的难民和移民。我们继续与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在国家应急计划范围内采取一切准备和应对措施。

第二，在解决人员流动危机时，我们必须加强发展和团结。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起因和后果仍然是一个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通过移民和流离失所，人们寻求更好的生活和享有人权与尊严。因此，有必要加强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发展和团结，以帮助解决危机根源，防止人类痛苦，特别是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以及《全球难民契约》的基础上这样做。

这将需要国际社会通过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向发展中和最不发达收容国提供可持续的支持，从而帮助建设难民收容社区和机构从危机中恢复并遏制危机的长期溢出效应的能力。最后，我们强调需要通过安全有序的渠道促进人员流动，从而加强移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第三，我们必须根据人权标准和《联合国宪章》有效解决移民和难民危机。在处理移民和庇护问题时，我们强调需要在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的必要性与提供救济和尊重人权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鉴于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也有必要更密切地监测这些移民浪潮的趋势、发展和指标。

最后，我要重申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重要性。为了达成最终解决，突尼斯将继续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努力和作用。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格兰迪先生的通报以及他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负责人所做的出色工作。

在我们纪念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70周年之际，难民署的任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赞扬其全体工作人员的出色工作。

我们的行动必须以分担责任原则为指南。正如高级专员指出的那样，需要保护的流离失所者人数从未如此之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萨赫勒，那里的局势悲惨，而且越来越糟糕。帮助被迫流亡的人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处于大规模流离失所前沿的国家。只有通过团结，我们才能成功改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困境。

在这一方面，执行《全球难民契约》是一个优先事项。法国正在积极努力履行其在2019年全球难民论坛上作出的承诺，特别是通过庇护能力建设方案——例如在尼日尔——以及通过其重新安置方案，该方案现已在中东和非洲的九个国家实施。我们还在一年内将对难民署的捐款增加了近一倍，今年达到1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应对阿富汗危机的4500万美元。

此外，我们不会在难民回返的基本原则上妥协。这种回返必须是自愿和安全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回顾，在叙利亚和缅甸尚未满足这些条件。有报道称，叙利亚政权在难民返回叙利亚后对他们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只要该政权继续威胁难民的生命并剥夺他们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难民就无法返回。因此，难民署必须能够确保对返回中的叙利亚难民进行有效监测。

我们强烈谴责将移徙流动政治化的任何做法。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出于政治目的将弱势个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安全理事会必须为可持续解决这些危机创造条件，以消除流离失所根源。不安全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是流离失所的主要起因。

例如，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缅甸，只有政治解决办法才有可能持久稳定流离失所的局势，并克服与民众流离失所相关的挑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尼日尔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衷心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所作的范围广泛和出色的通报、以及他为难民和收容国进行的不懈宣传，其中许多国家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尼日尔就是这种情况，尽管如此，尼日尔仍是这方面最慷慨的国家之一。

格兰迪先生说得对：拯救生命不能等待政治解决方案。在面临安全局势恶化的萨赫勒区域，情况当然如此。因此，尼日尔呼吁在人道主义办法之外，长期解决萨赫勒和其他地区的难民危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办法应该基于以发展与建设和平为重点的全面多边办法。在这方面，正如格兰迪先生也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应加紧努力恢复和平，同时确保流离失所群体及其收容者能够获得资源。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拯救生命。在保护和照顾被迫流离失所者方面，正是资源最少的国家和社区继续承担最大的负担。它们应当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更大支持。

我们还要再次指出，尼日尔在为来自利比亚的难民体面和安全的自愿和可持续返回或重新安置创造有利条件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已延长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谅解备忘录，以便扩大这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空间，直到2022年。

除了来自利比亚的难民自愿和有尊严的回返之外，尼日尔与尼日利亚官员协调，还承诺尽一切可

能为遣返来自博尔诺州、逃离“博科哈拉姆”暴行的难民创造安全和物质条件。我们鼓励伙伴们加入我们这一新举措，让这些人能够返回家园，但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们的孩子不会因为缺乏教育而沦为失落的一代。

对于那些无法返回自己国家的人，特别是来自尼日尔西部蒂拉贝里地区的难民，我国与难民署和伙伴国家进行合作，通过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从难民营转送创新的收容社区，为他们融入社区的进程作出贡献，在那里，他们不仅能够享受教育和保健等自由和基本权利，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并通过工作机会积极参与其所处社区的经济生活。

该举措还有另一个优势：加强社会凝聚力，让当地民众和流离失所者之间能够更好地协调，并在以前缺乏治理的地区有效恢复治理。

发言至此，我想回应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将无国籍者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纳入所有应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对策。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发也触发一场“影子疫情”，即一场涉及此类暴力的疫情。我们鼓励难民署确保这些人不会继续生活在不安全之中，而且他们能够获得适当的教育和保健。

第二，我们要强调，必须采取适当战略来减少和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因为在难民潮的推动下，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日益加剧。

第三，我要重申，尼日尔及其武装部队致力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挑战性背景下保护平民，并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以满足受影响民众的需求。

最后，尼日尔坚定致力于克服与无国籍状态相关的变化及其在人权、发展与安全方面构成的重大风险。我国与难民署合作，已启动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所谓以人道主义为重点的发展行政普查，以此证明我国致力于解决无国籍问题。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格兰迪先生回应相关的评论和问题。

**格兰迪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以贵国代表身份所作的发言，因为它将讨论中提出的各种因素很好地联系起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并不奇怪，因为贵国正面临多项重叠挑战的结果。因此，你非常清楚这些挑战如何相互交织并加剧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也感谢你提出无国籍问题，这是本机构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我也要感谢挪威外交大臣参加本次会议。我要先针对她提出的一些观点作出评论。

首先，我要再次指出，全世界8400万流离失所者当中的大多数——大约三分之二——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秘书长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再次强调应对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是非常值得欢迎的。更受欢迎的是，报告明确强调解决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解决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办法与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有时相同，但有时则不同。然而，有许多接触点，因此，在对报告采取的后续行动中，我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除了本机构在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方面的职能之外，特别致力于寻求解决境内流离失所问题。

外交大臣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提出了气候紧急情况和流离失所之间的关联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联问题，从自然灾害直接造成、又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流离失所现象，到更复杂的因果链——例如，由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冲突本身。比如，在萨赫勒地区，资源变得稀缺，族群之间发生冲突，导致流离失所。从安理会的角度来看，我当然要鼓励更多地关注气候、冲突和流离失所之间的关联，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系列原因正在世界许多地区形成一种模式。这需要紧迫关注。

肯尼亚代表问我们是否有数据。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没有提出数字，因为这些数字必然是估计数，也很难相互比较。人们可以计算因洪水、飓风或干旱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但这只是气候对流离失所的影响之一。全球量化更为复杂，也更加基于个

案。但是，我们正在与许多伙伴一起研究一些模式，作为保护流离失所者和寻求解决办法的专家，我们难民署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并参与其中。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处理这方面的事务。

许多发言者还提到这场大流行病。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积极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对流离失所人口及其东道主的影响。在卫生方面，有一个问题仍然很重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所在的大多数国家，接种疫苗率仍然很低——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术语的话。我收到了乌干达、伊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紧迫呼吁，这些国家迅速将许多难民纳入其国内的疫苗接种运动，但它们没有足够的疫苗或后勤能力接种疫苗，所以，它们要在给东道国人口接种疫苗的责任之外，作出艰难的努力。因此，我强烈呼吁，各国在帮助其他国家开展疫苗接种时，特别考虑到这些国家。

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这些人口及其东道国的主要影响始终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在这方面，我们与世界银行，甚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许多会员国进行了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对话，商讨如何确保各国为消除封锁对经济的影响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也能将流动人口包括在内。在许多地方，这个问题具有政治敏感性，但却非常重要。否则，与非流动人口相比，这些人口将在更多年份中感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要感谢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我要特别感谢爱尔兰和肯尼亚在发言时将所有这些复杂的原因联系在一起，并指导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还感谢它们作为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在这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允许我谈谈有人提出的一些地域性问题或具体问题，首先是阿富汗。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阿富汗，我认为我们要注意所采取步骤的先后顺序。现在的绝对优先事项是采取人道主义应对措施，这主要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人道主义组织进行的。我已经谈到过这一点。有人谈到8月15日之后将面临危险的人员的撤离情况。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必须是防止国家机构崩溃而出现可以避免的大量难民外流。这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这是我从各个邻国、土耳其和该区域各国听到的呼吁。

在这方面必须作出努力，首先是通过许多发言者提到的过渡安排，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利益攸关方目前正在讨论这些安排。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持坦诚的态度——目前控制这个国家的塔利班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最终需要找到一种行动方式，彼此共存，并为此采取必要步骤。当然，塔利班必须解决妇女、参加工作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并确保国家机构的运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阿富汗人民。这在政治上是很微妙的，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头脑中不能清晰地看到前方的全部轨迹，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总是停留在一些解决方案上，而这些方案并不能真正给该国带来稳定的前景。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缅甸，我开始发言时没有提到缅甸。当然，我们关心这个国家的局势。针对平民的暴力造成了新的流离失所人口，并可能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政治上的困难使我们与控制该国的人进行互动变得更加复杂。正如安理会成员可以想象的那样，难民署特别担心该国西部若开邦罗兴亚少数民族的状况，以及孟加拉国境内100万罗兴亚难民日益缺乏前景和机会的问题，孟加拉国收容这些人口，继续承受着非常沉重的负担。因此，我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这一情况。

肯尼亚大使还就欧洲难民政策和欧洲家门口的情况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他具体指的是利比亚的局势。对此，我有几点要说明。

首先，我们，还有我本人自然需要继续与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联盟成员国进行对话，讨论其未来的庇护政策。这方面的讨论会非常复杂。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提案——移民和庇护契约，目前欧洲各国仍在讨论这项提案。令人遗

憾的是，这一讨论继续遇到非常困难的政治障碍，但很显然，欧洲必须继续对需要国际保护的人采取欢迎政策。它还需要更多地与原籍国和过境国开展战略互动，处理从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到达欧洲的民众这一问题。该契约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组成部分，我们鼓励欧洲继续商讨这一部分。我们仍然愿意协助开展这一特定讨论。

显然，我们担心欧洲外部边界正在发生的推回现象，我们尤其担心利比亚的局势，利比亚的政治局势很脆弱，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其他组织开展工作，将人们从拘留中心撤离，但进展有限，而且仍然非常不稳定。我们正与利比亚政府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我们希望通过选举，政治进程能够向前推进，使该国局势更加稳定。没有这种稳定局势，就很难进行共同讨论如何处理移民流动的复杂问题，这也包括需要保护的人员经由利比亚流向欧洲的问题。但是，在有关利比亚的复杂辩论中，也不应该忽视这方面的讨论。我对那里的局势感到担忧。

大家对叙利亚发表了许多评论。坦率地说，我赞赏爱尔兰大使指出，我有时说的话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到的。但我必须坦率地说话，我仍然听到关于叙利亚难民及其返回这一复杂问题的争议和不同意见。我请各国就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更加公开、具体和实质性的辩论。

各邻国收容了近600万人。其中有些国家，特别是黎巴嫩，局势变得十分困难。我鼓励捐助国继续支持、甚至加大力度支持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国家，直到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为止，但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就创造返回条件进行坦率的讨论，这种讨论应该包括所有人。正如我在开场白中所说，每一方都有责任。叙利亚有责任在安全、法律问题和难民署进入回归区方面创造条件，捐助界也有责任支持难民安全、自愿返回。

这是一次重要的讨论，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开展讨论。我们已准备好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下，尽可能促进这一进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过去12年来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国家数百万人民的命运和未来。

俄罗斯联邦代表简要提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我要向俄罗斯联邦和其他所有人保证，我们正在与冲突各方进行艰难的对话，以便能够执行一年多前停火协议赋予我们的任务，从而确保所有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30多年冲突中流离失所的人安全、自愿和可持续地返回。在这几方之间开展对话并不容易。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也非常感谢俄罗斯为对话提供便利。我们将继续参与这方面工作。

一些发言者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寻找巴勒斯坦难民困境的解决办法。各位成员知道，在我担任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人时，这曾经是我的责任，因此我非常感谢那些呼吁继续这一讨论的人。现在这不再是我的责任了。这不是难民署的责任了，但我将高兴地向我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同事转达成员们的关心和支持。

在结束发言前，我想再谈几点。一是对一些发言者所表达的支持表示感谢。例如，印度代表表示强烈支持就难民问题对策采取多边行动。我可以向他保证，我非常赞赏印度的所言所行，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我一直准备前往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我还表示完全支持肯尼亚大使所说的肯尼亚正在发生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充分保证，难民署将对与难民存在相关的法律和秩序问题保持高度警惕。这当然是东道国的责任，但正如肯尼亚一样，如有需要，我们始终准备好调动资源，支持东道国的行动，以确保法律和秩序不会因难民的存在、与收容社区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甚至是不良分子通过难民营和其他定居点的渗透而受到破坏。这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事情。

最后，今天上午，正如一些发言者提到，我参加了难民署年度认捐会议。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

要求为我们明年的活动提供90亿美元。我要高兴地表示，我们今天上午得到了超过10亿美元的初步认捐——只是初步认捐而已。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收到的最高水平的初步认捐，因此我对此非常感谢，并特别鼓励那些谈到过本国财政捐助的国家今后继续尽可能以灵活、不指定用途和多年期的方式提供这种捐助，以帮助应对我们谈到的复杂挑战。

下星期二，我将在日内瓦召开高级官员会议。一些发言者提到了这一点。根据《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规定，这个日子正好在全球难民论坛举办的两年之后、以及下次难民论坛的两年之前。我希望这将是一个反思其中许多主题的机会。我将欢迎安理会成员和其他会员国的捐赠，并希望这会成为一个良机，使我们再次承诺帮助收容大量难民的国家，尤其是收容那些不幸抛下一切走上流亡道路的难民的国家，以便难民能够得到保护，并找到解决其困境的办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格兰迪先生的参与、回复和意见。

中午12时15分散会。